



《重建中国社会学》

《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通过访谈自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成长起来的40位华人社会学家——例如苏国勋、周晓虹、边燕杰、赵鼎新、周雪光、林南、谢宇、叶启政等人，探索了中国社会学40年来的重建之路、本土化方向、对中国社会变迁及改革开放的认识等主题。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40周年之际，本书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快速发展、整体提高的忠实记录，将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年轻一代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大众对社会学的理解产生重要的影响。

编者周晓虹，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主编：周晓虹
版本：商务印书馆
时间：2021年5月

《民谣》

《民谣》铺写一个少年的成长精神史。它以个体细微纤弱之小记忆，呈现时代的宏阔。

读过《民谣》的读者，大多都认为这是一部“故事性”（或者说“剧情性”）不强的小说，这是一个直觉式的体验。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会发现类似《民谣》这样散文一样的小说并不少见。比如废名《竹林的故事》、萧红《呼兰河传》、汪曾祺《大淖记事》等作品，其实都不是靠情节来“取胜”的文学经典，但它们都有诗化语言的特色。阅读这些作品，如同泛舟于青山碧水之间，当午后的暖意在日光下飘扬而至，温柔的山风吹起透亮的水花，荡涤着我们的内心。这些触动内心的力量，轻柔而恒久，它回溯我们的记忆深处，关乎我们的精神成长。

作者王尧为其首部长篇《民谣》准备了二十余年，藉此完成了他重建个体与历史之间联系的夙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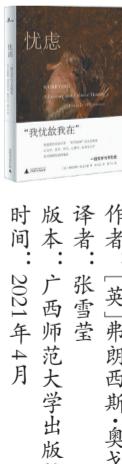
作者：王尧
版本：译林出版社
时间：2021年10月

《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

忧虑，人类精神的隐痛，日常生活中的暗涌。本书融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视域，以全新的方法，剖析了“忧虑”这一内在经验。作者从词源学的角度，通过征引其文学表现，追溯了“忧虑”之观念的历史，并从心理学、文化史等角度探寻其特质和深层成因，揭示了在理性主义和选择理论盛行的现代社会中，为何忧虑注定与我们如影随形，以至成为“时代的疾病”。此外，作者还讨论了忧虑对于个人乃至社会的独特意义，并从作为忧虑者的自身经验出发，从视觉艺术和音乐的面向，提出可能的纾解通道。

本书作者弗朗西斯·奥戈尔曼，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教授。编著有二十多部作品，涉及英语文学、心理学、音乐和现代大学教育，代表作包括《维多利亚时代与十八世纪：重估传统》《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遗忘：制造现代失忆症文化》等。

（杨道 编）



作者：[英]弗朗西斯·奥戈尔曼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21年4月

《江南三书》： 绵延岁月里的江南风雅

文|胡烟

华诚有古风。

怎么说呢？首先是他的文字，干净，不染尘渣，如雪后大地，或深山古刹，是与世隔绝的产物。读来，常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其次，华诚其人，半个古装扮相，从发型开始，头顶扎马尾，一身妥帖的棉布衣，一双黑布鞋，看不见现代名牌标识，穿在身上很自如，像是剑客，步伐里带着竹林间的风。后来，我关注他策划的书，唯美、整饬、慢节奏，委婉地与现代社会的浮躁、粗糙相抗衡。又想起他在稻田里劳作的情境，戴草帽，卷裤脚。身上的泥巴是几百年前的泥巴，手里的秧苗，也是几百年前的秧苗。

如此，我读他的《江南三书》——《廿四声》《春山慢》《寻花帖》，常常想起几位古人，也可以说是江南的几位故人。心思随着他的文字走，眼前忽而是这个人的影子，忽而是那个人的影子。庆幸着，虽然隔着多少岁月，纯粹的江南之美却没有中断。在纸上，在华诚的文字间，绵延下来，有增无减。

我说的那几位古人，首先是吴昌硕。吴昌硕晚年定居上海，常常念着昔日的田园。他的故乡，湖州安吉县的鄣吴村，那是云彩挂在门框上的村庄。还有他避难后开荒的“芜园”，也就半亩土地，种了梅、翠、兰、葫芦、南瓜。在这个小园子里，吴昌硕度过了十年的耕读生涯。晚年，他日思夜想，刻印章“田园瓜果助米粮”“菜根有至味”。并有诗曰“不如归去饮苕水，老屋破抵兰亭撑。”又曰“不如归去寻生活，数亩湖田种秫桑。”繁华大上海，吴昌硕在梦里喃喃着，归去，归去……

很多人是将“归去”当作梦呓，在心头萦绕一生。而华诚，勇敢地，义无

反顾地“归去”了，而且世俗地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华诚是辞掉了报社的工作，回归到他的家乡常山，回到那片“父亲的水稻田”，回到那个整面窗户都是蓝天和竹林的“稻之谷”。他听从着内心的召唤，回到了“春山慢”的状态。如是，才有了那些关于山的唯美的缓慢的文字，安抚了如我一样焦灼为生计打拼的匆匆行者。这一点，足以令吴昌硕羡慕吧。

吴昌硕写“山中无岁月，寒尽不知年。”周华诚写“我避了人群，随处踱步，这山野之中，藏着我喜欢的事物，古树、青苔、雨水、飞鸟。”吴昌硕写“锄梅引春气，种菊待秋暮。”周华诚写“在田间，在山上，挖番薯、掘芋头、拾板栗、捡核桃，采山茶果”……

劳作，让吴昌硕的笔底，有千钧的重量，“苦铁画气不画形”。劳作，使周华诚的江南写作，有了丰满的根系，避免了小清新式的婉约轻盈。

华诚是美食家。《啖笋以留春天》《庖厨记》《六月槜李》等篇章，当然跟吃食有关。想到美食家袁枚，也是杭州人。

二人在吃上，最相近的，是不求奢华，尊重着食材本身的质朴。

袁枚宴客，全按自家本色做，不趋时媚俗，一菜献一性，一碗成一味。艳色不让用糖炒，求香不让用香料，以免伤了本味。更美妙的是，随园的花果曾进入食单，新鲜雅致。春天是藤花饼、玉兰饼，夏天榴枇杷、炙莲瓣，秋天则是灼竹叶、栗子糕，随时入馔。一桌子的雅致，一桌子的故事。

华诚也如是。“笋之味，冬笋在厚，春笋在鲜。食冬笋，宜大雪封山，围炉煮笋，大块的冬笋煮大块的咸肉，大碗



作者：周华诚
版本：浙江摄影出版社
时间：2021年1月

喝杨梅烧酒。笋也厚，酒也厚，人也厚，小日子就富足。食春笋，则宜小炒，宜煮汤，宜赏春花，宜品新茶。故，笋也鲜，人也鲜，景也鲜，满眼都是清新。”（《啖笋以留春天》）

再者，袁枚的性灵说，从杭州美好的山水里生长出来。华诚的文字，也是得到了江南那方水土的滋养。清淡、灵、秀、雅，像是西湖边那些美好的树，百种角度欣赏，品出万般滋味。

读《上天竺观雪》《一掌月光》，以及二十四节气的诗意书写，让我恍惚想起张岱，那个在湖心亭看雪的风雅文人。

张岱自称纨绔子弟，其实只是他晚年的忏悔而已。读《陶庵梦忆》便知道，他并不一味奢靡。在他眼里，清风明月无价，近水远山有情。玩味不尽的，大多是风景。不系园看红叶，白洋看潮，梅花书屋“阶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疏疏杂入”，坐卧其中，赏景，喝茶，发呆。过的都是好日子。只是常人没有这般的闲心思罢了。

华诚也懂风雅。多年前，为了早晚看西湖，举家搬到了杭州。于他而言，赏景这件事，或许比现实的生存更重要。

张岱的小品文，言少而意多，醉了很多人。华诚的文字也极好，举重若轻，暗暗下过很深的功夫。看起来像有香扑鼻，听起来叮咚如山泉。

还记得第一次读他的《梵净山走神》，一声声“二禾君”，语气低沉绵柔，像是欲将我从梦中唤醒，又像是将催我入梦境。真正能称得上美文。张岱若是读了，也一定认他作知音。周

《石头问道》： 认知生命的本来状态

文|彭忠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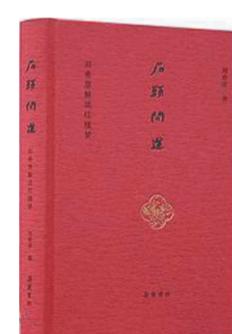
鲁迅说：“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了淫，经学家看到了易，才子佳人看到了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二十多年来，一直将《红楼梦》作为枕边书的文化名家刘希彦认为，《红楼梦》有着极丰富的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描写，它教会你悲悯和欣赏生活中的美，尤其是教会你理解一个孩子，因为《红楼梦》里写得最多的是孩子。《红楼梦》的主体回目里面，这群少男少女大抵在十二三岁之间。

刘希彦指出，曹雪芹是在讲如何认知一个生命本来的状态。《道德经》里说“复归于婴儿”；《圣经》里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方式，断不得进天国。”这其实是个很大的命题。在最新出版的《石头问道：刘希彦解读红楼梦》中，收录了《闲言碎语亦是载道的》《众菩萨才是最大的情种》等十九篇文章，作者对红楼中人物的解读、主题的探讨，都是立足文本，结合自己的思考，从具体故事情节中分析人物性格及命运，揭示主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本书全方位的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来解读《红楼梦》，旨在借解读《红楼

梦》来通讲国学的方方面面，可谓亲临第一现场，见古人之真面目真功夫。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当下，重新解读这部伟大的作品尤其具有意义。本书形散而神不散，这种似断而连的多层次解读模式，恰恰展示了全书结构的多样而统一，形成了由相对独立篇章解读红楼与整体探讨红楼艺术魅力浑然相成的鲜活解读体征，从宏观到微观，从故事脉络到人物特征，无不探赜索隐，发人深省。

譬如在《众菩萨才是最大的情种》中，作者谈到曹雪芹仅凭做风筝即可养家糊口，可是他为什么宁愿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也要完成《红楼梦》这部皇皇巨著呢？刘希彦认为，一是隐喻家史，借回忆江南的温山软水，揭示钟鸣鼎食之家的兴衰规律；二是证道之心，道就是真相，《红楼梦》是用“满纸荒唐言”讲真相。通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之口，《红楼梦》道出了人间的真相是“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刘希彦认为，“魔”首先是心魔。别人不是魔，你才是魔，这一辈子谁对你要求最多，是你自己，给你造成最大痛苦困扰的也是你自己。心



作者：刘希彦
版本：岳麓书社
时间：2021年2月

魔一直存在，可以吞噬人，也可以历练人。常说的“战胜自己”，其实都是指心魔。贾宝玉的心魔是希望“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哪怕“好事多魔”也在所不惜。

此外，刘希彦认为《红楼梦》这本小说“大旨谈情”，是曹雪芹最了不起的地方，他事实上是要以情证道。这是大胸怀高见地，世间万般无非一个“情”字，不以情证道，又以何物能证呢？周汝昌认为贾宝玉最后出家的时候带走了一个“情榜”，上面记录着他一生中经历的所有女子。世间一切皆可放下，唯有情放不下，这才是个情种。刘希彦认为，这种解读修佛修道的看着可能不太习惯，殊不知，要说情种，贾宝玉不算最大的情种，佛学里菩萨二字的含义是“觉有情”，意思是让一切有情众生觉悟的人，可见众菩萨才是最大的情种。因为众生，他们一个都放不下。周